

七彩郑家庄 和谐一家亲

本报记者 赵征南 通讯员 李灼艳

热热闹闹过大年

郑家庄的寒冬腊月，是一年中最喜庆、最热闹的时节，也是最美味的季节。“蹭饭蹭到饱”，绝非难事。

清晨6时，滇西北的山村还一片幽静。段志华的家里早早地亮起了灯，老两口连忙喝上几口热稀饭，赶到院子里腾出空地。这天，是段家人“杀年畜”的日子。

“杀年畜”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传统年俗。在农村，进了腊月，许多人家都要杀畜，为过年准备肉料，杀年畜当天就请亲朋好友大吃一顿，剩下的肉和油脂趁冬春季节腌制成腊肉、腊油，在一年之中慢慢享用。

宴请的这顿到底吃什么，不同的地区可能就有不同的讲究。郑家庄的规矩是，无论菜多菜少，样式如何变换，主菜永恒不变——“生皮”。刺生是白族的一种重要饮食习惯，在唐代文献中已有记载，生皮则是其中最知名的一道传统名菜。

8时，杀畜的汉子们带着工具准时来到了段家。他们将一头家畜牢牢地绑在长凳上。用青蒿点几滴“净水”洒在它的背上，“杀年畜”仪式开始了。

段志华和汉子们用着白族话、云南方言一起默念“脱了毛衣穿布衣”，意即“畜生转人生”，实现“超生”。

他们杀畜后不用开水烫，而是用火烤——把洗好的家畜放进土坑，用稻草盖其身上烧烤。火烧后，只需轻轻一刮，毛自然脱落，此时的皮呈现琥珀黄色，说是生皮，实际上已有六成熟，同时表皮下的肥瘦肉也都变得半熟，呈乳白色。记者试吃了一块，皮吃起来脆而香，富有嚼头，而肉味则极其鲜嫩。

吃这些未熟的肉会不会生病？段志华说：“这么跟你说，在大理，吃生皮绝对不是‘原始’，这可是古代南诏国的皇家美味。更为关键的是，现在的家畜杀之前必须送检，不会有什么寄生虫或其他疾病。”

10点刚过，第二波人来了，都是邻家的“大厨”，白族、汉族、藏族、纳西族的大妈们都来帮忙。

这是段家连续30年“杀年畜”。前两天，老段两口子就做好了准备。他们到集市上购置了各类食材，以及大量的食盐、酱油、醋、辣椒面、花椒面等调料，回到家，他们又到邻居家借来15张白族人最爱的四方桌和矮板凳——桌子长宽各80公分，离地面40公分；板凳长宽正够坐两个人，距地面25公分。桌子上，他们还铺上了白族人最喜欢的蓝色扎染桌布，上面绣着各式彩绘。“弄上油污难洗啊。不是过年，根本不舍得拿出来用。”段志华说。

11时开始，第三波人到了，这些都是来赴宴的邻居，段志华在大门口拱手迎接，递烟叙旧，招呼客人就座。此时，摆在客人面前的不光有生皮，还有白族特色“八大碗”，包括“大炖”（东坡肉）、“扣蒸”（粉蒸肉）、“香碗”（熟肉凉片）、“酥肉”、木耳、笋片、芸豆、莲根等四荤四素。

这一天，郑家庄所在行政村共和村完小退休校长高汉云也来了，他对郑家庄的民俗颇有研究。“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吃肉不用等到过年。但一到过年，‘杀年畜’还是会热闹非凡。”高汉云说，“今天吃的是最传统的。现在手头宽裕了，不少家庭饭前加了开心果、腰果这些以前没见过的零食，荤菜里也加了鱼、拼盘和牛羊肉，甚至部分人家也考究起膳食搭配，出现素菜越来越多的趋势。可不管怎么变，生皮离不开餐桌。”

在白族的影响下，现在的郑家庄，无论是吃熟肉的汉族，还是喜欢吃牛羊肉的彝族，已经找不到不吃生皮、不会做生皮的大家庭，家家户户“杀年畜”。“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，正体现了郑家庄的包容。”前来赴宴的村民小组长王庆荣表示，这些年，他一个汉族人，跟着其他民族的兄弟们一起，将白族生皮、藏族酥油茶、彝族牛羊肉八大碗、傣族柠檬酸、纳西族煎凉粉、傣族烧烤的做法都熟练掌握。而且不只是他，全村基本都是如此，要不哪好意思叫这么多的人一起吃呢？

“仙妈妈”的心中只有村子

郑家庄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干净，这与人们对中国农村的传统印象截然不同。道路上尘土不染不说，即便是道路两边的排水沟，也清澈见底。

2015年，云南省青年作家段爱松在郑家庄深入生活了几个月，据此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《云南有个郑家庄》。“一开始，我觉得只是把乡村调查当作一个工作任务，要求写10万字交差就行。但没想到，进村实地深入了解后，我觉得‘有话要说’，一下子写了20多万字。”他说，“最先打动我的也是郑家庄的干净。村子里的稻草、农家粪，永远不会乱堆在户外；运输车辆驶过村内道路后，主人家定会跟在车子后面，把车上洒落的物品打扫干净；农忙时，村民在进村回家前，都要先用棉布把农耕车辆的轮胎包起来，避免泥土弄脏道路。我想除了村规，更多的还是源于中华传统道德，那种自觉而朴素的公心。”

滇西北高原的大山腹地，是高原明珠洱海的源头，在这片温泉尽情喷涌的热土上，一个生态环境优美、民风民俗醇厚的小村落藏于其中，它的名字叫郑家庄。

过去的千百年，郑家庄外，曾有一条滇藏茶马古道绵延经过，无数的马帮在这条道路上默默行走，串起了众多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交融。

2006年，郑家庄被列为云南省第一批民族团结示范村；2015年2月，郑家庄被授予第四届“全国文明村镇”荣誉称号。



目前，该村村民为汉、藏、傣、白、彝、纳西、傈僳等七个民族组成。不同民族之间不仅语言文字不同，且宗教信仰不一，生活习惯也相左，但他们却相处融洽、亲如一家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

春节前夕，记者来到郑家庄，为您解开这个大家庭“七个民族一家亲”的奥秘。



在郑家庄牌坊下，七个民族的妇女身着节日的盛装，喜迎新春佳节的到来。 本报记者 赵征南摄



从左向右依次为汉族民居、藏族民居、白族民居、彝族民居。 本报通讯员 杨荣英摄

于中华传统道德，那种自觉而朴素的公心。”

“不论你哪天到来，我们郑家庄都一样干净、清洁、美丽。”这是郑家庄村民自豪的承诺。

记者从王庆荣处了解到，郑家庄在维护公共卫生上有三道“闸门”：第一道，各家各户包门前卫生，每天早晨，各家各户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门前的环境卫生，哪天打扫迟了都会觉得不好意思；第二道，每户轮流每天出一个巡查村内主干道的环境卫生，发现垃圾及时处理；第三道，村内的群众组织，自觉包下村内面积较大的公共场所卫生。365天，皆是如此。

“这些年，郑家庄提供了一种正能量，大家都尽力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给公家。”段爱松说。

2006年，村里决定硬化2.4公里的人村道路，因资金短缺，村民投工投劳，不计报酬，一个多月就完成了全部工程，节省约45万元资金。2013年，上级政府计划征地30亩，在郑家庄建设湿地公园，为了村庄环境和洱海保护，许多村民甘愿无偿提供土地，还自发组织投工投劳。

一起。

就这样，3位80岁的老人，每天起床后就徒步走出村子，前往三营镇挨家挨户沿街化缘。很快，老奶奶的故事为世人所知。但最开始，她们得到的更多是偏见和议论。

段志华劝过母亲：“您都这把年纪了，跑出去化缘，人家在背后要怎么议论您的儿子啊？”

这遭到了段承绪的严厉批评：“为了村子，只要能重修主庙，付出什么都值得。你作为儿子，更应该支持我。”

渐渐地，另眼相看的人越来越少，老人的行动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，整个镇都把段承绪三老称为“仙妈妈”。

居以白族风格为主，细节上的差异则表明着主人家庭所包含的民族成分。”高汉云说。

大理洱源是白族的发祥地和世居地之一。根据历史记载，元世祖忽必烈入大理时，为防范吐蕃，在三营镇留军三百户镇守。而两名郑氏将军郑指挥、郑冠军驻扎于此，不断繁衍衍生，逐渐形成村落，故名郑家庄。起初的居民以汉族和白族为主，后来，逐渐有藏、傣等民族落户于此。接着，彝族、纳西族、傈僳族也因为婚迁入住郑家庄。这才有了“七个民族一个家”的美谈。

在郑家庄，很多家庭都是由不同民族组成的。据统计，村里的民族间通婚占到六成以上。各民族长期相互通婚，共同生产生活，血脉相连，心灵相通。可差异毕竟存在，通婚的少数民族家庭，他们又是如何相互适应的呢？

记者首先来到了村民小组长之一的杨秀弟家中。从门外看，这是典型的白族民居，青瓦白墙，三坊一照壁，但是照壁上却不藏着掖着，没什么忌讳。

原来，杨秀弟是藏族，妻子段春梅是白族。回忆起两人结婚的往事，杨秀弟一时还不好意思。他说，自己读初中时认识了白族姑娘段春梅，两人一见倾心，谈了6年恋爱。

春节、中秋节、重阳节、火把节、泼水节等等，各个民族的重大节日大家都一起过。藏族的“锅庄舞”、白族的“霸王鞭”、傣族的“孔雀舞”，纳西族的“打跳”……让人目不暇接。“过节期间，大部分人都会回村。外出经商赚到钱的村民买鱼买肉凑份子，在家种菜的提供蔬菜，种稻谷的提供大米，中青年联谊会成员负责杀牛羊，阳光文艺队负责洗菜做饭。而平时有矛盾或隔阂的群众会被安排在一桌，支部书记或村民小组长陪餐，在吃饭闲聊中化解矛盾。”高汉云说。

维系村子的是互助精神

杨树华的藏族奶奶，已进入耄耋之年，名叫杨木兰，是最早一批带动村民做中药材生意发家致富的人。“我奶奶时常常跟我们说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报恩。”杨树华说。

1959年，根据国家优惠政策，原本跟随时节游牧、居无定所、生活十分艰苦的7户藏族和2户傣族同胞到郑家庄定居，杨木兰就是其中之一。“我们长期游牧，不会干农活，汉族和白族甘愿和我们挤着住，并把土地分给我们，还教我们怎么种粮食，我们也不回去了。”杨木兰坦言，适应是有障碍的。

好在，汉族和白族的同胞都是热心肠，他们毫无保留地手把手教着杨木兰等人种田。

但随着人口的增多，村里的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，还不到八分地。经过商议，非农闲时杨木兰和其他一些非强劳动力主动走出山村，沿着长江，一路前行至黄浦江外滩，寻找补贴家用的机会。

“他们老一辈走出去的人太不容易。后来，他们发现同样的物品甲地和乙地是有差价的，就转手贩卖。将发达地区的茶叶、牙刷、肥皂卖到山区，同时将腰带、毛衣大衣卖到发达地区。”村党支部书记何国祥对记者说，“后来，他们开始发现中草药的转手价值更高，就在农闲时到北京、上海的一些郊区小街，做起了小本生意。有了钱，他们又带领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一起致富。”

何国祥则更进一步，将中药材产业做大做强。在他的带动下，如今郑家庄六成村民从事中药材生意，他们忙时为农，闲时务工，去年的人均收入超过15000元。而三营镇，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“滇西北最大的中药材集镇”。

“郑家庄人的口头禅是，‘我富起来不算富，大家一起才是真的富。’”何国祥说，“经济发展是文明发展的基础。若村子人心不齐，就会四分五裂。郑家庄之所以和谐稳定，关键也在于七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齐心协力，让郑家庄富起来。”

在云南“慈善界”，何国祥也是一位名人。高汉云由夷地佩服何国祥：“逢年过节，他都会到困难群众家中嘘寒问暖；每到村里办‘红白’两事，他即使在外地跑生意，都要赶回来，总是忙里忙外，有什么困难都会扶上一把。共和小学盖学校，他就捐出来8000块；修建进村道路，他个人就捐出来了5万元……”家福（何国祥小名）为村里掏腰包的事说也说不完。他就是我们村里的福。”

39岁的王洪康一直把何国祥当做自己的“亲叔叔”。他幼年丧父，一家三人挤在一间茅草房里，生活十分艰苦。到了18岁，他希望能帮母亲减轻压力，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跟常来看望自己的何国祥说起。

何国祥听闻之后，很开心，二话没说送给王洪康5000元买奶牛。眼看日子有了好转，自己也靠着养奶牛赚的钱结了婚，妻子的一番话却又让他为难。“妻子说，‘现在一大家子就靠几头牛，将来我们有了孩子，你弟弟还要结婚，万一再碰上生病住院，钱够不够？’可是，我真的不好意思再开口。”王洪康说，“何国祥知道我的想法后，再次拿出10000元给我垫本，并亲自带着我走南闯北，传授经验。”

如今，何国祥的善举仍在继续，而王洪康也接过了助人接力棒，将郑家庄的互助传统继续发扬。

“现在随着人口的迁徙流动，很多农村都出现留守儿童、留守老人问题。但这在郑家庄根本不存在，‘我为全村守一周，全村为我守一年’，哪家人在外，孩子、老人的照顾都有邻居们帮忙解决。”段爱松说。

“我对郑家庄的期待已经超越了民族团结的范畴，是我心中‘社会主义新农村’的模样。在这里，物质文明层面，走的是重山水、重环境的模式；精神文明层面，身体力行，让互助为公这些中华传统道德不再虚幻。”段爱松说，“在郑家庄村民的身上，我看到了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希望。”